

# 黃湛森： 樂隨時鐘轉

「論音樂質素，美國歌曲無人可與倫比。創作、演奏、歌唱、錄音，都不是香港或上海所能望其肩背。」

粵曲不能與之競爭，時代曲也不是對手，不論人才和製作資金，都有絕對優勢。」

黃湛森，2003，《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：香港流行音樂研究（1949-1997）》（50-52頁），香港：香港大學。

\* \* \* \* \*

## 美國歌曲·支流漸大

另外一個在香港社會開始增加影響力的音樂支流，是美國流行曲。香港向來稱這些用英文唱出的舶來歌做「歐西流行曲」<sup>1</sup>，其實這些歌，真正來自歐洲的極少，幾乎百份之百來自美國；論音樂質素，美國歌曲無人可與倫比。創作、演奏、歌唱、錄音，都不是香港或上海所能望其肩背。而且分別明顯，即使不懂音樂人士初次接觸，就能辨別。除了因為語言的問題，稍會造成隔閡外，所向無敵，粵曲不能與之競爭，時代曲也不是對手，不論人才和製作資金，都有絕對優勢。

而且，這些美國歌曲所依附的電影，其視聽之娛，也不是國產或港產片可以企及<sup>2</sup>。在電影院的七彩銀幕聽桃麗絲黛（Doris Day）引吭高歌《秘密的戀愛》（“Secret Love”），或冰哥羅士比（Bing Crosby）低吟細訴《白色聖誕》（“White Christmas”）情景，在優美抒情的管弦樂和輕鬆爽朗的節奏擁抱裏，誰不被這些歌曲感動？

選擇是多元的。斯文、奔放、典雅、粗獷，任從香港人挑選。既可以聽老牌歌王法蘭仙納杜拉（Frank Sinatra），也可以捧新秀貓王皮禮士萊（Elvis Presley）。如果瑪莉蓮夢露（Marilyn Monroe）唱《大江東去》（“River of No Return”）令人尷尬，亦有比提比芝（Patti Page）用《田納西圓舞曲》（“Tennessee Waltz”）使人陶醉。寫香港戀情的《愛是萬般絢燦事》（“Love is A Many Splendored Thing”）<sup>3</sup>，說美國黑人不平遭遇的《十六噸》（“Sixteen Tons”）<sup>4</sup>，催生樂與怒音樂時代的名曲《樂隨時鐘轉》（“Rock Around The Clock”）<sup>5</sup>，和推出南美新舞步「查查查」（Cha Cha Cha）的《櫻桃紅淡蘋花白》（“Cherry Pink and Apple Blossom White”）<sup>6</sup>，並排而列。如何挑選，悉隨尊便。什麼口味與傾向，都可以找到合心意歌曲。

五十年代前的香港社會結構，是殖民地商港的典型。社會大致可分三階層。上層是英國殖民主義者、政府高官、外資商行高層與一小撮華人商辦與富商。下層是傭工、文員、和佔大多數的勞動人口。中產階層絕不如後來的強大，各階層的交往與流動不多，貴賤之分，明顯而嚴格，也很少溝通。所謂「中西文化交流」，並沒有接觸到大多數港人。中英雙語兼通，只是香港精英的專利，普通人不與。

但一九四九年大量移民湧入香港之後，英語漸趨普遍。當時，香港人的文化背景，仍然以農民俗文化為主<sup>7</sup>。新移民之中，除了少數的資本家和專業人士，及少許商家外，絕大部份都是農村居民。他們的關注面，一般來說，切身而務實；不像知識份子階層，喜歡思考較為抽象的大問題。「帝

力於我何有哉」的心態，在中國小民心中，幾千年來絕少變更。移民不靠政府，只求自力更生；在香港的新環境裡，首要目標是努力生存。香港既是英國殖民地，英文又是唯一法定語言，懂英文不但方便，而且大有實用價值<sup>8</sup>，自然能學就學。自己不能學，亦盡量鼓勵下一代學習。

進入英文書院肆業的移民子弟，到了五十年代中旬，已經有了數年的語文訓練，開始粗通英語，在殖民地教育制度有意無意的推波助瀾下，漸漸形成對英文文化的嚮往。莎士比亞或者高不可攀，但悅耳動聽的英文歌，卻平易可親，成為英文書院男女學生一時風尚。傳閱手抄最新美國流行歌詞，是當年同學間常見活動。另外令中學生成為美國歌曲熱心支持者的原因，是那時代青年社交，興起了「派對」（Party）熱潮。青年男女在舞會「派對」裏，互相結識，翩翩起舞，音樂正是美國最流行的「熱門歌曲」（Hit Songs）。有此一因，青春期的學生，自然對這類音樂，特別鍾情<sup>9</sup>。「香港電台」與「麗的呼聲」的「藍色電台」，亦開始在點唱節目中，不時加入美國流行歌，於是本來只是主流旁的小支流，聲勢日漸強大。<sup>10</sup>

這現象，加深了粵曲的四面楚歌。此長彼消的大趨向，進一步惡化，美國流行歌曲亦自此埋下種子，到七十年代，影響了重新冒頭的現代粵語流行曲創作。

註：此文章的註釋編號略為改動

<sup>1</sup>「歐西流行曲」一詞，大概由電台興起。此詞本來不甚正確，但已多年沿用，因此積非成是。

<sup>2</sup>見李歐梵：“Shanghai Modern：The Flowering of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, 1930—1945”（Cambridge, Mass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99）頁 89 引王定光《上海門徑》評述當年荷理活電影與國產片，認為兩者製作費有天淵之別，因此成就差距亦大。

<sup>3</sup>此曲 1955 年獲奧斯卡金像獎，是同名電影（港譯名《生死戀》）主題曲。影片由威廉荷頓（William Holden）、珍妮花鍾絲（Jennifer Jones）主演，在港取景。歌曲曾一度被外國人選為代表香港旋律，時在官式場合演奏。見簡而清、依達合著《一對活寶貝》之《香港市歌》（香港：創藝文化，1990 年），頁 69。

<sup>4</sup>《十六噸》為美國西部田園歌（Country and Western）之王田納斯福特（Tennessee Ernie Ford）傑作，旋律沉鬱哀傷，用短調音階（Minor Scale）寫成，節奏凝重，和弦簡樸。曲詞道盡黑人傭工淒酸愁苦。結句“I owe my soul, to the company store”，令人感動。

<sup>5</sup>比爾希萊（Bill Haley）及其彗星樂隊（“Comets”）1954 年的傑作。原是“The Blackboard Jungle”電影主題曲。這首歌節奏和黑人 boogie—woogie 音樂完全無殊，而旋律也非常近似貝西伯爵（Count Basie）的《紅色蓬車》（“Red Wagon”）。但居然吸引到全世界青年人注意，令「樂與怒」（Rock and Roll）音樂時代，自此開展。

<sup>6</sup>「查查查」（Cha Cha Cha）舞步源自南美，以四拍一小節的音樂伴奏。速度中等，約每分鐘 88 拍，和人類脈膊跳動節奏相近。步法以踏步為主。《櫻桃紅淡蘋花白》在五十年代有器樂版唱片，由小號領奏，首句在第四音任意延長，引人注意，很受青年歌迷歡迎，成為 Cha Cha Cha 舞名曲。

<sup>7</sup>參看陸鴻基：《香港歷史與香港文化》。見冼玉儀編：《香港文化與社會》（香港：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，1995 年），頁 72。

<sup>8</sup>試舉一例：當年在港當「皇家警察」，能以英語會談的，有俗稱「紅膊頭」的紅色肩章以資識別；此外另有津貼。升級機會亦比不懂英語的同袍略高。

<sup>9</sup>本文作者，正是五十年代的「番書仔」（讀洋書少年），對同學當時行徑，知之甚詳。

<sup>10</sup>見黃志華訪問香港著名音樂主持人耆老郭利民（Ray Cordeiro）《香港唱片商會特刊 1987》。